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盧

高
壽
林
華連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

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總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比分別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

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也事事之中各有範圍隨其所能者人之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賴乎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是我不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略同

○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也事事之中各有範圍隨其所能者人之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賴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剝心者剝去其知覺之心

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人自然

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

而喻故曰無爲言之謂德無爲言者謂

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

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實鮮然也物物不同

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

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

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

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

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

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

完十者天德仁大寛富紀立備完也韜藏

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

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

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

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湖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榮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湖富藏於天下也不近

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以窮通爲

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

世共之不拘以爲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

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

非堯心之意也曾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

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

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太矣而無所變

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深乎其清也金石

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

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
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
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恆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

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

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

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爲無

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恆通於事本原

萬物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

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

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

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

字上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

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

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

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

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

觀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為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為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騎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

即恍芳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爲無聲

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

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

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

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

求也時騎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

以一定言或卷三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

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

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

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

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詰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

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

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詰言辨也象

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辨皆不可以得道

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燭陰燭陰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燭

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哉圾乎天下燭陰之爲人也聰明寂知給數

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

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

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緒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禡

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

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

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極危也殆

亦危也聰明厥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

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

給比其過人處也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

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

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

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

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

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

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

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

緒使盡勝之意也物緒爲事爲物所拘礙

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

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

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

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間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堯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舜使聖人富堯曰舜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舜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舜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當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今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隨地便有衣食分割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天聖人鵠居而鰥食鵠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

○鵠居無定所也鵠鳥初生者也其母哨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影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閒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難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

你去休接與趙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授禹伯成子高難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授禹授予而吾子舜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大子閭行邪無落吾事危愧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危愧乎耕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皋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嗚喙嗚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繩繩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當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稟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爲陰此句便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着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嗚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二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嗚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嗚合與天地爲合繩繩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

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租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多端而我能分辨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言爲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篋此曰執狸篋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

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達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聞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

○入於天入則與天爲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蒋間慈見季徹曰魯君謂茹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間慈覩覩然驚曰慈也沈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顧先生之言其所由來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

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比則似危其觀臺

○以示於人入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覩覩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沈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得之忠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減去私心而進於道但知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來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演詳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圓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耜槔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貢駭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圖者曰子莫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圖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貴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陰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性矣無之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拔也沃湯泮澑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枯樞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舉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莊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賞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術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點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謬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陳失色頹頹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使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仕乎淳樞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卑陬慙惡之貌頹頹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枯樞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特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諱芒將東之大壑適遇焚風於東海之濱焚

下舉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僅然不受天下之非舉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舉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風曰子將莫之曰特之大壑曰莫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兆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諱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單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乎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齊事也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單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已非爲人也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應復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識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

風曰子將莫之曰特之大壑曰莫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兆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諱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單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乎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齊事也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單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已非爲人也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應復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識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

爲安招招又子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儒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招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入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之○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充而施醫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間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藥不充何用醫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修進也與著同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

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

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

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

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

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養動

○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

不以爲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

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

人也終身諉人也

勃然作色謂已諉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
人不諉不詭能諉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

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諉者也在君親

則以諉者爲是以不諉者爲非而我之於

世隨其所善者而爲之隨其所以爲是者

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

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

得於己而與造物爲徒者也導順也諉詭

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

為亦導順世俗而已矣者人加以導諉之

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諉言

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

爲道而莊子以爲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

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

此發明一段筆勢闢翻信不可及然其言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

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諉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

至也

合其體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

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

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

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人是其終始本

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

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爲媚

一世比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

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

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

爲徒而不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

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

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霑三人而一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

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乎雖

有新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

孝子不諉其親忠臣不諉其君臣子之威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耳折楊皇華則嘵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金鑄感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乎雖有折嚮其膚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感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折向趙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趙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

折楊皇華里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音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隱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筆以踵爲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

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驟之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

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灌中比犧樽於灌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薰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柂外重繩繳繩曉曉然在經織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聲色以染其內皮并鷇冠搢笏紳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非曾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染其內皮并鷇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其斷在灌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

一木或爲犧樽或棄灌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誠殺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慢衝逆人也中賴自鼻而通於頸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矣卒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被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

漏口一本作漏非也爲自得矣貶之之甚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染其內皮并鷇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柂外重繩繳繩曉曉然在經織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曾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染其內皮并鷇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其斷在灌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

如柴柂然言箇中不自在也外爲禮文來

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繩縛也睭眇目

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

自以爲得是罪囚之人與橐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

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橐與櫬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盧

席齊林希遠

外篇天道

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爲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銳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